

第十二回 巫女有心荐枕 楚襄無意為雲

情苗自古鐘才子，況是風流美如此。多情今反是無情，卻使多情腸斷耳。春心難系相思字，蜀帝春魂今未死。巫山神女總銷魂，楚襄心系深宮裏。

右調《玉樓春》

且說妙娘注意信生，問道：「江相公，你青春幾歲了？」信生道：「一十六歲。」妙娘道：「正與賤妾同庚。不知相公是幾月生的？」信生道：「十二月。」妙娘道：「賤妾也是十二月生的。不知相公是幾日？」信生笑而不答，妙娘嗟嘆。以次坐席，眾友命妙娘與信生同坐。先奉信生的酒，令妙娘歌曲侑觴。妙娘輕轉香喉，歌道：

盡是風流年少，見江郎如玉，使妾魂銷。巫峰清夢已相招，煙花敢擬稱同調？瓊漿滿從，雲英意饒。裴生玉杵，殷勤訂交。殘紅何幸親蘭草。

右調《皂羅袍》

眾友俱讚妙娘捷才，有意江郎，就制新曲歌來奉酒，誰知信生略沾一滴就不飲了。妙娘各唱一曲奉勸各位。信生決意不飲；路玉貞天性不吃；李宵是見酒便醉的；姬生量窄，因美人相勸，勉飲幾杯；沈文全生平豪舉，歡呼暢飲；惟有丘石公飲了幾十大觥，發狂起來，挨著妙娘肉麻綽趣，無所不至。妙娘雖是個妓女，祇好斯文調笑，見他如此光景，也自怕他。

正飲酒間，不覺已到虎丘了。眾人起來，各處游玩了一番，風景自不必說。閑玩多時，日纔西轉，家人帶著水火爐並茶具。明月初升，盡坐在千人石上。四個侍女，吹簫彈瑟，品竹鼓簧，妙娘歌出繞梁之聲，真正莫愁復出，其實動人。唱道：吹遍東風春光好，柳陌鶯簧巧。深閨競細腰，薄倖王孫，芳草天涯道。鏡裏玉容消，被他誤了傾城貌。

青鸞影，妝合寂寥。香羅帶，襪衫不牢。夢尋他悠悠路杳。倚珊枕，淚痕交。倚珊枕，淚痕交。起觀雙飛燕，淚暗拋，朱顏竟付空閨老。春色飄零情猶惱，痴心還憶郎年少。可愛豐姿玉貌，何事無情，暗把琴彈別調。

絕無音耗，羨弄玉秦樓，跨鳳吹簫。教人空想著，昔日始相交，誓同速好，這冤家風流俊俏。今日空餘恨，何處笑相邀。短行狂且，負奴不小。

青春過了，這愆期非是一遭，擲錢卜課都虛渺，想著他，別戀多嬌。教奴花鈿慵貼，恨怎消？雲鬢零亂憂心悄。最難禁，孤燈良宵。最堪戀，衾夜迢。

真堪惱，負心的念已拋。要重諧，說也徒勞。要重諧，說也徒勞。書寄去反貽嘲笑，豈無人祇敝貂，這相思沒下梢，趁今日鶯花事來凋，猶喜得傾城貌尚嬌。步邯鄲無不魂銷。步邯鄲無不魂銷。我祇得別尋俊俏，且羞他這一遭。且羞他這一遭。

風流何事情偏少，空有這子都容貌。不知你今夜幽琴向何處調。

妙娘歌一曲，奉各位一杯。江生不飲，眾人苦苦相勸，他反愁容滿面，淚下沾巾。眾友失驚道：「今夕之樂可謂暢矣！西子在座，兄反向隅，是何緣故？」丘石公雖醉，心性極奸，挨近江潮，撫了他的背，道：「江兄心中有事，何不直向我說？我有崑崙手段。」江潮拭淚道：「其實並無他故，兄何苦苦猜疑！」妙娘偎著江潮道：「江相公似有所思，故此奚落賤妾。」丘石公不覺道：「江相公自有洛神橋的好好在心，那裏有情於你？你枉有心！」江生心裏吃驚道：「他如何得知消息？」心下如芒刺一般，也竟不曾出口。妙娘復唱幾支清音，眾友極其酣暢。

已是二更天氣，涼風襲人，明月皎潔。路玉貞酒又不飲，嗽將起來。眾人齊聲道：「下了船罷。」童僕收拾酒餚，各位下船就寢。原來沈文全原打點在舟中住夜的，收拾五副鋪蓋，極其華麗，分作五處。惟有江信生、路玉貞毫無酒意，丘石公狂態可憎，沈文全豪放可羨，李叔夜、姬仲親俱已半醉。妙娘也是醉的，對眾客說道：「賤妾有一句話，未知眾相公可聽否？今日東道，聞得各位相公特為江相公而設，江相公童年美麗，又是這般庄重老成，賤妾羨慕之甚！妾煙花賤質，零落殘枝，雖不敢自荐枕席，若得親傍江相公豐膚，道得個簾葭倚玉，則賤妾死且不朽。」眾友齊聲道：「妙！妙！」江潮道：「雖承妙娘美意，這事斷然不可。」妙娘再四懇求，江生立志不許。沈文全道：「江兄如此正經，也是難得。小弟若再強他，也是得罪多矣。妙娘是小弟舊識，在後艙伴我如何？」妙娘口雖應允，不覺珠淚雙流，執著江生的手道：「江相公既是這等，我先去睡了。」妙娘與沈文全先去後艙大幹。那丘石公祇因懼怕沈生，不敢放肆，見沈生同妙娘去了，心癢難熬，一腔之火，恨那自己的嫂子又不在，尋這妙娘隨來的四個女侍們，都在後艙去了，正在沒法之際，撫著江潮，做許多丑態。江潮是不醉的，也不睬他，自己去和衣睡了。那姬生年止十七歲，容貌如處子一般，醉倒缸中。丘石公去抱他親嘴，把他打攪了，驚動江潮，喊將起來。眾人驚醒，盡知石公作祟。石公見燈未滅，眾人都來，也覺沒趣，祇得去了。左思右算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眾友睡了一覺，已是紅日初升，起來各人梳洗，鼓棹而歸。到了河頭，那請妙娘的已有四五家大來頭，在沈府門前候久了。妙娘祇得別去。秋波一轉，猶有系戀江郎之意。有詩為證：

靈妃湘瑟怨無窮，一點幽情未可通。

宋玉傷秋原有為，肯憐牆外一枝紅？